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城堡 变形记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城堡 变形记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 变形记/(奥)卡夫卡著;冷杉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6328-1

I. ①城… II. ①卡… ②冷… III. ①长篇小说-奥
地利-现代②中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3340 号

Franz Kafka
The Castle
Metamorphosi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7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李珊珊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城堡 变形记
〔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 著
冷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6 字数 315,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328-1/I·5051 定价:65.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城堡	1
变形记	293
《城堡》导读	342
《变形记》导读	356

城 堡

第一章 抵 达

卡抵达时已是深夜了。整个村庄躺在厚厚的积雪中。城堡坐落的那座山一点也看不见，浓雾和夜色把它完全笼罩了。连暗示那座大城堡存在的一丝灯光也没有。在从公路通往村子的这座木桥上，卡站了很久，望着眼前一片若隐若现的虚空，感到茫然。

然后他便去寻找过夜的地方。在一家客店里老板还没睡，但他已经没有空房可出租了。虽然对那么晚还有客人来投宿，他感到十分吃惊和困惑，但他还是同意让卡睡在酒吧间的一个草垫子上。卡同意了这个安排。几个农民仍坐在那里喝啤酒，但他不想和他们搭话，就自己从阁楼上取出那个草垫子，摆在火炉近旁躺下。这里很暖和，那几个农民喝着闷酒，他强睁倦眼打量着他们，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但没过多久他就被人叫醒了。一个小伙子一身城里人打扮，长着一张演员般的面孔，眼睛眯缝着，眉毛又粗又密，正和店老板一起站在他旁边。那几个农民还没走呢，有几个把椅子转过来，想看得更真切些，听得更明白些。这小伙子首先为叫醒了卡而很有礼貌地向他道歉，接着介绍自己是那座城堡的城守的儿子，然后说：“这个村庄是城堡的属地，任何人住在这里或在这里过夜，也就差不多等于是在城堡里居住或过夜。没有伯爵批准，谁都不可以这样做的。而您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批准，至少您还没有出示任何证明。”

卡已经欠起了大半个身子，他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抬眼望着来说：“我这是来到哪个村儿了？难道这儿还有座城堡吗？”

“当然了，”小伙子慢条斯理地回答，同时一个农民冲着卡直摇头，

“是威斯特韦斯特伯爵先生的城堡。”

“必须有他的批准才能在这里过夜吗？”卡问道，似乎想搞清楚自己刚才听到的话是不是在做梦。

“一定要有他的许可证才行。”小伙子回答，然后伸出胳膊，用对卡很不屑的嘲笑口吻，向老板和其他客人问道：“怎么可能不经过他的同意呢？”

“那我得去弄一张喽。”卡打着哈欠、掀开身上的毛毯说，看样子要起来了。

“没错，可是您找谁去弄呢？”小伙子问。

“当然是去找伯爵先生，”卡说，“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吗？半夜三更找伯爵先生要许可证？”小伙子后退了一步，惊呼。

“怎么，不行吗？”卡镇定地问，“那您半夜三更吵醒我干吗？”

小伙子一下子撕掉了假斯文，嚷道：“瞧您这副德性！我要求您尊重伯爵的权威。我叫醒您是要通知您，您必须立刻离开伯爵的领地！”

“戏演够了吧，”卡又躺下来，拉上被子，语气很平静地说，“年轻人，你有点过分了。明天我再跟您计较您的不良行为。我如果需要的话，旅店老板和那几位先生会给我做目击证人的。另外告诉您，我就是那个伯爵派人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几名助手明天就带着工具坐马车过来。我本人不想错过在雪地里长途步行的机会，可不幸的是我迷了好几次路，所以到得才这么晚。我自己清楚去城堡报道已经太迟，用不着您来告诉我。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凑合过一夜，而您却那么不礼貌地——说客气点儿——烦扰我。我的解释到此结束。晚安，先生们！”卡说完翻过身去面朝火炉。

“土地测量员？”他听见有人在他背后犹疑地问，接着是一阵沉默。然而小伙子很快恢复了镇定，压低声音对店老板说（显然是考虑到卡在睡觉，但还是能让他听见）：“我要打电话核实一下。”怎么，在这乡下

小客店里居然还有电话？他们设备还挺齐全的嘛。个别小细节着实让卡吃了一惊，但总的来讲都还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实电话机几乎就挂在他的头上方，他困得厉害刚才没有注意到它。如果那小伙子非要打电话，就算他动机再好，也难免不打扰卡的睡眠。因此关键全在于卡是否让他打电话；卡决定不管了，随他打去。这样一来，装睡显然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又翻过身来仰着睡。他瞅见那几个农民正把头凑在一起，胆怯地嘀嘀咕咕：来了个土地测量员，这可不是小事。厨房门敞开着，老板娘肥硕的身躯站在那儿把它堵得严严实实；客店老板蹑手蹑脚走过去向她汇报了情况。接着电话交谈就开始了。城堡的正城守睡觉去了，但还有几个副城守，其中一个叫弗里茨的还守在那边。小伙子先通报自己是施瓦策，接着讲了自己发现卡的经过：那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脏了吧唧，躺在一张破草垫上睡得正香，拿个小旅行背包当枕头，手边放着一根节节歪歪、疙疙瘩瘩的手杖。这人当然让他起了疑心；而且，既然店老板明显失了职，那么他，施瓦策，就有责任来对这事儿盘根问底。于是他叫醒了卡，盘问了他，并正当地严令他离开伯爵的领地。但是卡对此的回应相当粗鲁——也许他这样待他不太公正，毕竟他最后自称是伯爵招来的土地测量员。但是他，施瓦策，当然有责任核实他的话是否属实，哪怕是走走程序。因此他请求弗里茨先生问一下中央局，是否真有一位土地测量员被派到这里来，并且马上把答复电话告诉他。

接下来屋里一片安静，弗里茨在电话那头查询，人们在这头等待答复。卡保持原样躺着，不翻一下身，显得完全没有兴趣，目光仅瞅着眼前。施瓦策的讲述中混合着敌意和审慎，这让他想到了字斟句酌的外交术；没想到在那城堡里，连施瓦策这样的小人物也谙熟此术。而且中央局的人们也都够勤快，居然还有值夜班的。答复显然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弗里茨已经又在电话那头了。这次通话似乎非常简短，施瓦策立刻便怒气冲冲地挂上了听筒。“我说呢，”他叫道，“哪有什么土地测量员的

影子！不过是个招摇撞骗的流浪汉罢了，可能比这还糟呢。”卡心想这下可完了，他们所有人，施瓦策，那几个农民，老板和老板娘，都会愤怒地朝他扑过来。为了躲过起码这一轮的攻击，他钻进被子缩成一团，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此时卡正慢慢探出头来张望，这铃声在他听来显得特别刺耳。虽然这个电话不一定和卡有关，但大家伙儿都安静下来。施瓦策回到电话机前，听完对方好长一段解释后，缓和语气说道：“原来是搞错啦？这可让我太尴尬了。是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这就怪了，太奇怪了。我该如何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讲清这一切呢？”

卡竖起耳朵听了个仔细。这么说来，城堡方面确认他这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喽。这从一方面来讲对他不利，因为这说明，城堡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他的必要信息，已经评估了他带来的压力，从而满怀信心地笑迎挑战。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对他也有利，因为这说明他们低估了他的能力，从而给了他比一开始他所能指望的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假如那些人以为，承认他的测量员身份就能让他永远受宠若惊的话，那他们可就打错了算盘——尽管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地垂怜了他，而他其实心里只不过战栗了一下，仅此而已。

施瓦策怯生生地朝卡走来，卡挥挥手把他打发走了。人们殷勤地请他住到店老板的房间里去，被他拒绝了；他只从老板手中接过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个带毛巾肥皂的脸盆。不等他要求大家出去，所有人便都扭脸冲出门去，生怕第二天被他认出来。然后灯熄灭了，他总算得到了清静。他一觉熟睡到第二天早上，只偶然被窜过去的老鼠惊动了一下。

吃完早饭后，他想立刻到村子里去；反正客店老板说啦，卡的早餐及全部膳宿费都由城堡方面负担。想到老板昨夜的不当行为，卡实在懒得跟他说话，但老板总是目光哀求地默默跟在他屁股后面转，这让他又不得不可怜起他来，就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了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这位伯爵先生，”卡说，“他们说他们优工优酬，干得好

就加薪，是真的吗？像我这样离开妻儿远道而来的履职者，总得带回家去一点像样的东西吧。”

“这方面先生您完全不用担心，从没听说有人抱怨这里工资给得少的。”

“跟你这么说吧，”卡说，“我可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即使跟一个伯爵我也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当然，能和这些贵人和平相处，是再好不过的了。”

店老板坐在窗前座椅的边儿上，和卡坐对面。他不敢挪挪屁股让自己做得更舒服点，两只焦虑的褐色牛眼睛始终紧盯着卡。起初他还想跟卡好好聊一聊，现在看来他只想溜走。难道他害怕人家向他了解伯爵的情况吗？还是他担心自己所见的这位卡“大人”不可靠？卡现在得给他台阶下了，就看了看钟表说：“哦，我的助手很快就要到了，你能安排一下他们住宿吗？”

“没问题，先生，”老板说，“可是他们不跟你一起在城堡里住吗？”

难道他真的乐意把自己的顾客，尤其是卡，轻易给放走，转让给城堡吗？

“这个还没有定下来，”卡说，“我得先确定他们要我干什么工作。比如，我要是在下面工作的话，那我还不如住在这里的好。另外我还担心住城堡我不习惯。我喜欢一直自由自在地生活。”

“你不了解城堡啊。”老板轻声说。

“没错，”卡说，“所以不该过早下结论。目前我对城堡的全部了解只有一点：他们很会挑选合适的土地测量员。可能那里还有其他不错的地方吧。”说完他站起身来，好让心神不安咬着嘴唇的老板得以解脱。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出去的时候，卡瞅见墙上一个黑画框里有一幅色调很暗的肖像画。昨晚躺在破草垫上时他就注意到了它，但距离太远无法看清它的细节，还以为原来的画儿被从画框里取走了，只剩下黑乎乎的垫板呢。不

过现在看清了，它就是一幅画儿，是个约莫五十岁的男人的半身肖像。他把头深深地埋到胸前，眼睛几乎看不到，似乎是因为他前额的宽大和鹰钩鼻子的沉重使然。由于他的脑袋垂在胸前，造成他的大胡子被下巴颏压住，胡须向下翘出来。他把左手五指伸开，插进他浓密的头发，却像撑不住他那颗头颅似的。“这是谁，”卡问，“是伯爵吗？”他站在画儿前审视着，瞅都不瞅一眼客店老板。“不是，”后者回答，“他是城堡的管家。”“这城堡的管家可真英俊，”卡说，“可惜他的儿子很差劲。”“哪儿啊，”老板把卡拉到身旁，对他耳语道，“施瓦策昨天吹牛呢。他爸爸只是副管家之一，而且排在最后一个。”此时卡觉得老板真像个孩子。“瞧这事儿闹的。”卡哈哈大笑说。可是店老板没有跟着笑，而是怯怯地说：“就连他爸爸也挺有势力呢。”“得了吧，”卡说，“你以为所有人都有权有势啊。你看我像不像有势力？”“你吗，”老板既胆怯又鼓足勇气说，“我可不觉得你有势力。”“嗯，完全正确，你很有眼力嘛，”卡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一点势力。所以我很可能和你一样敬畏那些有权势的人，只不过我不像你那么老实，总也不想承认罢了。”说完他拍拍老板的面颊，为了让他放松一点，同时赢得他的好感。

店老板现在面露一点微笑了。他其实还是个青年人，脸还很软嫩，没长几根胡子。他怎么会娶了一个看起来比他老的大胖子女人为妻呢？透过一扇小窗子，可以看到她袖口挽得高高的，正在厨房里紧忙活呢。卡不想再盘问他了，免得让他为难，把他好不容易逗引出来那点笑容赶跑。所以他仅仅示意老板把门打开，然后自己步入这美丽的冬晨。

现在他看到前方山上的城堡了，在晴朗的天空下它轮廓分明，皑皑白雪更让它光耀醒目，自然界的千姿百态统统银装素裹。但是山上下的雪好像比村子里的雪小得多，这让卡走在村里与昨晚走在大路上一样艰难。在村里，积雪一直堆到农舍的窗台，厚得几乎要压倒低矮的房顶；而在山坡上，万物还是那么轻盈，自由自在地矗立，起码从下面看上去是这样。

总体来讲，这座城堡远远看过去和卡预料的差不多，既非古老骑士的城池要塞，也非雄伟壮丽的新式建筑，而只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由几座二层楼房和许多紧密相拥的一层房屋组成。若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是座城堡，肯定会以为来到了一座小镇呢。卡只看到了一座塔，但无法判定它是属于一座住宅，还是属于一所教堂。一群群乌鸦黑压压地绕着它飞。

卡盯着城堡，直奔它而去，别的什么都不想。待他走近时，他失望了，这个所谓的城堡合着只是一座寒碜的小镇，由许多村舍拼缀而成，唯一醒目的大概只有：一切都由石块砌成，但是泥灰油漆什么的早已剥落，石块似乎也在风化皲裂。一瞬间，卡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古镇，它毫不逊色于眼前这个所谓的城堡；如果卡只是想前来参观城堡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艰难跋涉旅途劳顿就显得很不值得了，还不如重访故乡来得有意义。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了。他心里开始比较家乡那座教堂的钟楼跟眼前这座城堡钟楼之间的差别。家乡那座教堂钟楼毫不犹豫地直线上升，直冲云霄，顶着一个红瓦的宽阔楼顶，是座能想象得出来的现世建筑（除此而外我们还能建什么样的呢？），只不过比低矮的普通房屋更志存高远一些，比乏味无聊的工作日更意义明确一些。反观眼前这座塔（唯一可见的一座），现在看得很明显了，是属于一所住宅的，很可能是城堡主体的一部分。它从上至下圆圆的，式样单一，其中一部分被爬藤慈爱地遮掩住，露出些小小的窗口在阳光下闪烁，看上去像些疯眼。塔顶端有个露台，其堆垛参差不齐很不规则，还显得很脆弱，好像小孩子或着急或粗心地在蓝天上歪歪斜斜画出来的。它就如某个患抑郁症的居民，本该被锁在楼顶层最偏的房间里待着，却不知何故穿破房顶站了起来，向世人展示自己。

卡又站住了，仿佛立定能让他有更强的判断力似的。但是这样反而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停下的地方紧挨着乡村教堂（这其实就是一所小礼拜堂，及其谷仓模样的附属建筑，以容纳规模扩大的会众），在它

后面是一所学校。这学校其实就是一座低矮的长条建筑，是老建筑的永久特征与将就凑合的临时性的古怪结合体。一圈栅栏把它围了起来，它的花园现在是一片雪地。就在这时，一群孩子和他们的老师跑了出来。他们围着老师，个个睁大眼睛盯着他，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小嘴巴说得飞快，卡简直跟不上他们的语速，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那个老师是个小伙子，矮个头，瘦肩膀，站得笔直，但还不显得可笑；他打从老远就盯上卡了，因为除了他们这帮师生，这一带就只有卡一个人了。眼见这样一个整肃威严的小个子老师站在面前，作为异乡人的卡赶紧主动上前打招呼：“老师，您好。”突然一下子孩子们就都不说话了，似乎准备好了听老师回答似的，这让老师感到挺满意。“您在观看城堡吗？”他问，语气比卡预料的温和，但是好像不赞成他这样的行为。“是啊，”卡回答，“我是外面过来的，昨天晚上刚到。”“您不喜欢这个城堡吧？”老师紧接着问。“怎么了？”卡反问，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随即放缓语气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说：“我不喜欢这个城堡？您凭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外来人都不喜欢。”老师回答。为了避免得罪老师，卡换了个话题问：“伯爵您肯定认识吧？”“不认识。”老师回答，然后打算转过身去不再理他。可是卡紧追不舍地又问：“您怎么会不认识伯爵呢？”“我怎么就不能不认识他呢？”老师先低声回答，然后用法语高声补充道：“请您注意，这儿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场。”卡正好借着这个理由问道：“老师先生，我能拜访您吗？我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感到有点孤立了，既没法儿和农民打成一片，恐怕也难以融入城堡。”“庄稼汉和城堡没啥区别。”老师说。“也许吧，”卡说，“但这也改变不了我的局面呀。哪天我能否去拜访您一下？”“我就住在天鹅街一个肉铺旁边。”这听起来更像是通报地址，而不是邀请，但卡还是说：“好，我一定去。”老师点点头，领着那群立刻又活跃起来的孩子继续前行。不久他们就消失在一条下坡很陡的小路上。

卡有些心烦意乱，和那个老师的一番交谈让他很生气。自打来到这